

元魏熒陽鄭文公摩崖碑跋
 石門
 漢射陽石門畫象彙攷
 碑
 醜







叢書集成

初編

王 主
編 雲
者 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摩公文鄭陽熒魏元
種二他其及跋碑崖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 董雲武)

平

元魏燹陽鄭文公摩崖碑跋

本館據式訓堂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元魏熒陽鄭文公摩崖碑跋

元魏熒陽鄭文公下碑。在掖縣城南十五里雲峯山之東。爲北朝諸碑板之冠。文雅書工。字體尤極精采。卽省變之字。亦悉本漢。晉以來隸書。無背形聲。與他碑連篇俗書者。固判衢壤矣。間有同聲通借。大都闡符經典。未嘗有鄉壁虛造之字。闌入如顏氏家訓所指斥者。青浦王侍郎裨金石萃編。未之搜載。嘉定錢少詹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始稱魏書本傳。父曄不仕。而碑云拜建威將軍云云。當從碑爲是。又稱論樂一事。可補本傳之闕。謚文靈。碑祇稱文公者。猶諸葛孔明謚忠武。而後人止稱武侯。舉其美者言之也。儀徵相國太傅文達公。山左金石志亦稱可。據碑以補魏書之闕。是金石文字之有助於史逸也。攷鄭氏北地世家雲峯天柱之閒。三世手迹。標儔兩朝。獨此碑結銜下有草字旁注。余謂察其筆迹。實爲一手書。明此是碑文草稿。刊正碑時。文加刪削。辭益簡美。以石好。故別刊碑稿於此。名此爲下。故號正碑爲上。今試按文對校。其刪削修飾之迹甚顯。益可信爲初屬草之稿本矣。近人儀徵汪鋆研山氏刊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未議及此。并未載上碑正文。是其疏也。余嘗歷稽經典。知此碑通借字之可据。如借麟作麤。潛研堂金石文跋尾謂魏書同此。但北史唐書世系表俱作麟。蓋二字可通用。今案說文。麟爲馬黑唇。麤爲麒麟字。麟爲大牝鹿。玉篇以麟爲麤之或文。上碑正作麤。此爲形聲相同之假借字。左氏定九年傳注。若麟爲田獲。穀梁傳序。麟感化而來。陸德明經典釋文皆曰。本又作麟。又借熒作榮。案熒陽本作榮陽。卽禹

賁。滎波之陽也。說文熒。滎二形不同。周官職方氏。其川滎。雒。漢書地理志。水經濟水。注皆作滎。左氏隱元年經注。滎陽。宛陵縣西南。釋文。滎或本作滎。韓勅後碑。河南滎陽。以滎作滎。二字通用。自漢已然。又借縉作縉。縉字無攷。玉篇以蓄爲蓄之。或文。廣韻以蓄爲蓄之。重文。此碑又省書从書。案武斑碑。齊國臨蓄。以蓄爲蓄。知凡从蓄之字。皆可省从書。碑特漈去中豎耳。又借奕作奕。案方言。奕。容也。廣雅釋詁。奕。容也。又釋訓。奕。奕。容也。是以奕爲奕之證。尹宙碑。谷朗碑。奕世字皆作奕。又借遂作遂。玉篇以慄爲慄之。或文。泉。隶二形。古自通。案漢書外戚恩澤侯表。顏師古集注云。遂字或作逮。亦其證。又借畫作圖。畫爲都。畫字案一切經音義八引詔定古文官書云。圖。畫二形同。又借楊作揚。案揚州字本應作楊。曹全碑。兗。豫。荆。楊。字从木。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三引尙書。周官。爾雅。揚州字皆从木。郭忠恕佩觿云。楊柳也。亦州名。宋本爾雅。史記尙皆不誤。自張參五經文字始。以从木爲非。開成石經因之。後人反定。以从手爲正矣。又借栝作括。爲易括囊之括。栝括皆从昏聲。詩車牽釋文。括本亦作佉。書君奭。南宮括。大傳作适。國語。莊子釋名。皆以栝爲筭。淮南子。張衡西京賦。又以括爲筭。是凡从舌聲者。古皆可互通。又借瞻作詹。曾孫夫人碑。瞻前字如此。此又省舌作台。案詩閟宮。魯邦所詹。說苑雅言引作魯侯是瞻。左氏莊十七年經。齊人執鄭詹。公羊作瞻。又僖七年傳。鄭詹。呂覽務本。韓子十過。史記晉世家。竝作瞻。可證。又借孰作孰。案說文。孰。卽訓食飪義。無孰字。後人變隸。加火形。孟子。荀子。禮記皆以孰爲孰。史記。周髀算經。呂覽始以孰爲孰。要知孰孰本是一字。又借眞作慎。山左金石志釋作寡。非諦案之。爲眞形無疑。似案說文。慎从心眞聲。新埒眞。

从心眞聲。古讀慎爲眞聲。不與今音順同。眞亦爲眞聲。不與今音置同。漢書古今人表。魯慎公。史記魯世家。作眞公。詩譜序。疏作貞公。可知慎眞形聲同。故可通。又借愍作敏。案漢書古今人表。宋愍公。徐幹中論。作敏公。漢書律歷志下。距緡公七十六歲。集注。緡讀與愍同。愍敏緡皆一聲之通。又借素作索。案書孔安國序。左氏昭十二年傳。八索字。釋文皆云。索本作素。禮記。素隱行怪。亦讀如索。魏王基殘碑。憲章墳素。亦以素爲索。又借蘊作蘊。案廣韻云。蘊俗作蘊。玉篇。蘊蘊同。訓積也。聚也。蓋也。蘊又訓藏。今反以蘊爲正字。碑尙不譌。古但用緡字。易繫辭。乾坤其易之緡邪。可證。又借曆作歷。案易。治曆書。曆象曆數。漢書藝文志。律曆志。皆作歷。莊子天下篇。曆物之意。釋文。曆古歷字。說文分爲二。然自得通。又借閑作閒。案閑爲馬閑。又防閑。借爲閒暇之閒。自經史諸子皆已互通。釋文屢見。可證。又借于作乎。上碑正作乎。案莊子人閒世篇。且幾有剪乎。釋文云。崔本作于。列子黃帝篇。今汝之鄙。至此乎。殷敬順釋文。乎本又作于。論語。孝于惟孝。釋文。于本作乎。列子周穆王篇。於于余一人。釋文。于又作乎。是于乎二字。古自相通。又借篆作彖。讀爲史字。同上碑作研注。畱史。可證。案說文。彖讀若弛。彖彖二形。古讀彖象。非如今音通貫切。此篆从竹彖省。非今篆隸之篆。上碑史爲正字。此爲同聲假借字。元魏元象二年。元氏縣趙融造凝禪寺三級浮畱之碑。頌郁郁顯於篆冊。亦以篆作史之證。又借縱作從容之從。案縱從古本通。如縱橫作從橫。是已。山海經大荒南經。南旁名曰從淵。郭璞注。從音驄。馬之驄。縱有驄音。自與從容之從音同。元魏正光四年。懿侯高貞碑。縱容校文之職。亦如此縱作縱形。乃與魏封孔羨碑之縱同也。他如字形之从隸變隸省者。監作監。劉

君殘碑。博覽字从阝。碑凡从阝之鑿覽等字皆本之。節作節。史晨奏銘。節字如此。隸凡从竹者。卅竹不分。又或作𠄎。碑皆本之。督作替。西狹頌。替郵字如此。凡从叔之字皆本之。充作充。禮器碑陰。故甯州從事。曹全碑。甯豫荆楊字均如此。將作將。揚淮表紀。將作大匠字省。夕如此。刺作刺。石門頌。刺過拾遺字如此。陽作陽。漢碑字多省。且凡从易者皆本之。鄭作鄭。石門頌。南鄭魏整字如此。又或不省。碑作碑。華山廟碑。字如此。氏民皆加。作氏民。曹全碑。因氏焉。華山廟碑。功加於民字如此。凡从氏民者本之。徒作徒。孔穌碑。司徒字如此。凡从走者本之。善作善。石經儀禮殘碑。善乎字如此。職作職。衡方碑。將授緹職字如此。乎作乎。魏封孔羨碑。能無頌乎字如此。漢作漢。禮器碑陰。鮑丹漢公字如此。高作高。白石神君碑陰。郝幼幼高字如此。凡从古之亮享亭字皆本之。解作解。石門頌作解。此又省。開作開。李孟初神祠碑。開陽貴君字如此。經作經。鄱閣頌。經用符組字如此。義作義。晉孫夫人碑。皆是義形字如此。凡从義者本之。美作美。韓仁銘。夏承碑。皆變从美如此。策作策。晉太公呂望表。得竹策之書類。此又省。德作德。張遷碑。德字如此。箸作著。谷朗碑。威恩素著字如此。儒作儒。晉孫夫人碑。以儒雅稱字如此。真作真。魯峻碑陰。棣真子然字如此。昭作昭。魏封孔羨碑。昭顯上世字如此。凡从召者本之。辟作辟。曹全碑。仍辟梁州字如此。能作能。西狹頌。進不能濟字如此。凡从能者本之。致作致。孔宙碑。告用致仕字如此。直作直。孔彪碑。直道事人字如此。凡从直者本之。競作競。楊震碑。作競。此又變从二竟而省。一見形。陵作陵。禮器碑。禮樂陵遲字如此。夷作夷。魏受禪表。東夷字如此。聰作聰。楊叔恭殘碑。開聰四聽類。此又省。玉篇以聰爲俗。虔作虔。西狹頌下。

辨李更類此。此又省。劉作劉。曹全碑陰。劉政元方變从二。此又省。从章艸形。冀作眞。禮器碑陰。馬瑤元眞字如此。隱作隱。郟閣頌。卽便求隱字如此。此又省。全作全。說文古文全字如此。凡从全者本之。靜作靜。謙敏碑。守靜微尢字如此。逸作逸。景北海碑陰。薛逸字如此。屬作屬。西狹頌。屬縣趨教字如此。勃作勃。魯峻碑陰。勃海字如此。興作興。張遷碑。周宣王中興。晉建興。甄字竝从目。徵作徵。史晨奏銘。端門見徵字如此。凡从徵者本之。發作發。魯峻碑。權然疏。發字如此。凡从發者本之。正作正。孔彪碑。自然之正字如此。遷作遷。景北海碑。陰召邱遷字變从升如此。豁作豁。史晨奏銘。淮源廟碑。害皆省作害。此本之。明作明。石門頌。君德明。明字如此。贈作贈。王基殘碑。贈以東武侯字如此。凡从囟者皆本之。燕作燕。魏上尊號奏。雉鳩燕。齋字如此。齊作齊。景北海碑。陰。齊沐字似此。此蓋小變。凡从齊者本之。邊作邊。衡方碑。邊民是鎮字如此。此又省。建延廷作建延廷。石門頌。至建和二年。谷朗碑。宜延遐紀。曹全碑。廷曹廊閣。皆變从辵。如此。凡从辵者皆本之。傳作傳。譙敏碑。傳道與京君明字如此。北碑專專不分。凡从專者皆本之。此作此。魏范式碑。上尊號奏。此竝作此。遠作遠。張遷碑。陰。韋紱遠字如此。哉作哉。章艸哉字如此。稟作稟。魏元丕碑。吳谷朗碑。稟字始从米。北碑又多作稟。此蓋小有漫漶而異也。靈作靈。景北海碑。陰。魂靈字如此。氣作氣。史晨後碑。屏氣拜手字如此。恆作恆。隸凡从互亘不分。郟閣頌。恆失司。晷字如此。據作據。孔彪碑。將據帥輔字如此。北碑處處不分。皆本之。籍作籍。孔褒碑。魏受禪表。皆以藉爲籍如此。此又省。備作備。西狹頌。則爲設備字如此。達作達。華山廟碑。深達字如此。式作式。武梁祠畫象題字。後世凱式字如此。陰作陰。孔宙碑。

陰、魏郡陰安字如此。凡从今如含字變从含者本之。曆作曆。史晨後碑、彌臈億萬始變麻从麻如此。所作
所、禮器碑、禮所宜異字如此。留作畱。張遷碑、畱字如此。然作然。史晨奏銘、却揆未然字如此。沈作沉。白石
神君碑、水無沉氣字如此。絕作絕。郟閣頌、激揚絕道字如此。於作於。熹平殘碑、行成於內字如此。凡从於
者本之。博作博。靈臺碑、楊震碑、並變十从小如此。碑之協字亦本之。學作學。首太公呂望表、先秦滅學字
如此。蒼作蒼。石門頌、下蒼皇字如此。說文本从艸。从竹者俗字。第作第。說文本即弟字。類篇以第爲弟
之或文。孔蘇碑、通高第字如此。彌作弥。王基殘碑、弥畱字如此。雖作雖。郟閣頌、雖昔魯班字如此。簡作簡。
孔宙碑、濟宏功於易簡即以簡爲簡如此。數作數。首太公呂望表、考年數字如此。顏作顏。禮器碑、顏氏聖
嗣字如此。辭作辞。首孫夫人碑、爲之辞曰字類此。此又變舍爲舌。亂字因之。陟作陟。白石神君碑、余乃陟
景山字如此。凡从步者本之。假作假。史晨後碑、作倣假。此蓋兩用之。員作員。史晨後碑、國縣員允字如此。
碑凡口厶互通。多本之。散作散。石門頌、出散入秦字如此。碑凡从攴之字皆互通。作父者本之。均作
均。郟閣頌、平均字如此。从土加、多本之。就作就。武梁祠畫象題字、就之如雲字如此。凡从京者本之。郟
作郟。劉熊碑、郟字如此。从氏者蓋本之。嚳作嚳。說文本从墨。嚳默古字通。尙書、恭默。古文作嚳。漢書、賈誼
傳、于嗟嚳嚳兮。史記作默。婁壽碑、元嚳有成類此。此又省土形。蕭作蕭。白石神君碑、嵩山太室闕銘、肅皆
从省。此蓋因之。觀作觀。史晨後碑、咸俾來觀字如此。此又省聽作聽。石門頌、帝用是聽字如此。隰作隰。魯
峻碑、陰、顯公字从省。此因之。總作揔。樊敏碑、總角好學字類此。此又變糸从手。器作器。張遷碑、利器字如

此兼作兼。孔謙碣。兼行相事字如此。說作恮。西狹頌。敦詩悅禮字如此。禮作礼。說文。礼。古文。禮。白石神君碑。礼孝字如此。易作易。張遷碑。治京氏易字如此。僂作僂。曹全碑。僂艾字如此。隨作隨。石門頌。劉熊碑。隨字皆如此。厥作厥。張遷碑。陽氣厥析字如此。庶作庶。嵩山太室闕銘。眾庶所尊字類此。此又變作从祭。作祭。史晨奏銘。四時來祭字如此。承作承。史晨後碑。乃敢承視字如此。敬作敬。史晨後碑。李謙敬讓字如此。詣作詣。白石神君碑。詣大常字如此。喪作喪。楊淮表紀。曹全碑。喪字如此。疏作疏。淮源廟碑。疏穢濟遠字如此。胥作胥。禮器碑。皇戲統華胥字如此。鼎作鼎。吳寶鼎。輒寶鼎二年字如此。此又省。寬作寬。衡方碑。寬慄字如此。嚴作嚴。上碑作嚴。西狹頌。不嚴而治字如此。此又省。从嚴者本之。穆作穆。張遷碑。於穆我君字類此。此又小變。耕作耕。耿勳碑。發荒田耕種字如此。此又省。从禾。桑作桑。禮器碑。顏育空桑字如此。鞭作鞭。隸凡从革者皆作革。此本之。戮作戮。耿勳碑。威不戮仁字如此。此加。寢作寢。史晨奏銘。尹宙碑。竝作寢。此變从宀。往作往。石門頌。揆注字如此。宀作宀。史晨奏銘。祠孔子以太宀字如此。歸作歸。尹宙碑。京夏歸德字如此。此又省。葬作葬。魏膠東令王君碑。塋于京師者五世字如此。簿作簿。西狹頌。主簿字如此。等作等。史晨後碑。劉耽等字如此。邈作邈。孔彪碑。邈矣不意字如此。此又變从乃。稽作稽。禮器碑。稽字類此。此又變。旦作旦。武氏前石室畫象題字。周公旦字如此。姬作姬。漢碑。願熙字多變。匠作匠。此本之。睿作睿。魏受禪表。睿智神武字類此。此又變。克作剋。衡方碑。剋亮天功字如此。典作典。說文本从曲。从卌。此省。一加。獨作獨。武氏左右石室畫象題字。獨處字如此。凡从蜀者本之。孤作孤。魏上尊號奏若孤者字如此。鄒

作鄴。孔宙碑陰。梁鄴趙震字如此。澤作澤。石門頌。澤有所注字類此。此又變繼作繼。章草繼字右旁如此。肩作胤。魏封孔羨碑。胤軒轅之高縱字類此。此又變从彳。紱作紱。夏承碑。印紱字如此。歲作歲。崑山廟碑。以歲時往祠字如此。辛作辛。劉君殘碑側。辛酉字如此。卯作卯。武氏石闕銘。弟卯造字如此。四十作卅。鄭固碑。年卅二字如此。皆可證其有所受也。此外綿省爲綿。道昭太基山東堪石室銘。亦从省。尙有古文糸从彳。無下巾形之遺意。律省爲律。當時字體。人多互用。如使使是已。又讓省爲讓。滅省爲滅。初省爲初。龍省爲龍。及字形小變者。若聯作聯。穎作穎。凡作凡。寵作寵。鳳作鳳。休作休。亦止數文。弓則爲書卷字。六朝經典。凡若干卷竝作弓。偶沿當時之體。非若不用爲罷。更生爲蘇。追來爲歸。神虫爲蠶。先人爲老之認。戾也。至下碑與上碑彼此小異之字。千載彼作攸載。百世彼作千世。淋氣彼作純氣。賦詠彼作文賦。銓衡彼作詮衡。明儁彼作經書。超侍彼作文侍。於位彼作孚位。誓覽彼作厯覽。悉可按校而得。今十二硯齋本釋文。譌脫甚夥。又是校者之疏。第二行碑下脫草字。稱上脫著字。陵譌凌字。黃門侍郎譌持節字。豁譌豁字。如此上脫致字。公上誤空一格。寘譌寡字。高直譌真字。超異譌異字。誅譌謠字。雅下脫博字。常下增使字。久于譌孚字。年下脫而字。替齊州譌兗字。替光州譌兗字。時上脫先字。公之制公譌比字。公上無衍文。誤衍四口。鼎譌鼎字。化上誤衍二口。耕譌耕字。賄譌贈字。程譌陳字。弗譌不字。恊譌惕字。或譌戎字。偷改嗣字。卅譌卅字。賴碑文具在。足以訂正。後此百年剝蝕。而椎拓不精。研山之書。不將傳譌來許乎。用竭鄙陋。補前人所未詳。毛舉如右。欲讀碑者。知共珍貴焉。光緒二年六月七日。錢唐諸可寶識。



石門碑驛

王森文撰

本館據涉聞梓舊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石門碑釋目錄

趙敏若碑

范彙碑

北魏永平碑

曹濟之碑

文岡碑

張伯山碑

安丙碑

王遠石門銘

石門

諸城王森文撰

右扶風丞碑

趙公茂碑

俞伯謨碑

鮮于翔碑

楊孟文石門頌

李荃碑

楊伯邳碑

劉希曾碑

潘宗伯碑

晏表碑

山河堰碑

衮雪

漢永平碑

漢永平碑陰

章邵碑

玉盆

郝閣銘 附

重刻郝閣銘 附

游石門記

郝閣銘摩崖碑攷 附

右扶風丞李君石刻攷

石門碑譯 目錄

石門碑釋

趙敏若碑東壁

紀國趙在□敏若趾堰脩記事閭中□
隆之景南普慈劉□光遠廣漢耿巽□
□□沔程以厚任威左□□□□西□
□繁彭順成李行潼川白巨濟□□□
徠玩玉盆揖□潭艤舟袞雪步犖确登
石門拂石□從容瀾茗而去袞雪□□
亭湏復規度云寶慶丙戌前熟食五日

范鼎碑

范鼎伊近孫李
揆慶元丁巳重
陽後一日□游

北魏永平碑

曹濟之碑

□西壁文後漢永平中開
石門今大魏改正始五
年為永平元年餘功至
二年正月訖手開復之
年同日永平今古同前
極矣哉後之君子異世
同聞焉

曹濟之龐公巽

曹璋李稟紹定

已丑熟食日識

賈哲字三德

文岡碑

郡丞潞國文岡眎堰役同邑尉舜
都張海臨洮魏機東□李燾淳熙
丁未仲春十有三日來游

張伯山碑

古邨張伯山閭中郭彥輔
晉原樊子南長江趙仲成
同□石門淳熙己酉閏月拾

安丙碑

嘉定閏月既望太守
安丙同李猴真來孫
明孫□猴之二子侍

王遠石門銘

此門蓋漢永平中所穿將五百載世代綿迴戎夷遍作乍
開乍閉通塞不恒自晉氏南遷新路廢矣其崖岸崩淪澗
閣湮禘門南北各數里車馬不通者久之攀蘿捫葛然後
可至皇魏正始元年漢中獻地褒斜始開至於門北一里
西上鑿山為道峭岨盤迂九折無以加經途臣礙行者苦
之梁秦初附寔仗才賢朝難其人裒簡良牧三年

詔假節龍驤將軍督梁秦諸軍事梁秦二州刺史泰山羊
公建旗嶠漾撫境綏遐蓋有叔子之風焉以天險難升轉
輸難阻求求自迴車已南開創舊路釋負擔之勞就方軌
之逸詔遣左拔令賈三德領徒一萬人將帥百口人共成

其事三德巧思機發情解意會雖元凱之梁河德衝之損
躡未足偶其奇起四年十月十日訖永平二年正月畢功
閣廣四丈路廣六丈皆填谿棧壑硨嶮梁危自迴車至谷

口二百餘里連輶並轡而進徃指所不工前賢所輟思莫
不夷通馬王生履之可無臨深之歎葛氏若存幸息木牛
之勞於是畜產爐鐵之利紉綿罽毼之饒充物川內四民
富實百姓息肩壯矣自非思埒班爾籌等張蔡忠公志私
何能成其事哉乃作銘曰

龍門斯鑿大禹所彰茲巖迺穴肇自漢皇導此中國以宣
四方其功伊何既迺且康去深去阻匪閤匪梁西滯汧隴
東控樊襄河山雖險漢德是強昔惟畿甸今則關疆永懷
古烈跡在人亡不逢殊績何用再光水眺悠晶林望幽長
□凝晚露晝涵曙霜秋風夏起寒鳥春傷穹隆高閣有車
麟麟成夷石道駟牡其駟千載絕軌百兩更新敢刊巖曲
以紀鴻塵 魏永平二年太歲己丑正月己卯朔廿日戊申

□秦典義□原郡王遠書石師河南郡洛陽縣武阿□鑿字

石門西壁

石門

右扶風丞碑

右扶風丞□□□□□李君諱□

□字□亦

解大臺政由其□

權喜行人蒙□□故

事再舉孝廉尚

郡胸忍令抱漢

禾都尉

宜

趙公茂碑

慶元丙辰暮春止
餘三日趙公茂宋□
志張壽卿宋咏道□
公茂二子符棧同來觀
漢刻三酌于此

石門

俞伯謨碑

賈公直正之俞
次臯伯謨師賡
成之何賁元素
紹聖乙亥仲春
望同遊伯謨題

鮮于翔碑

九	崇	邑	府	□	庚	□
月	寧	令	□	□	寅	□
廿	五	鮮	事	□	□	□
四	年	于	文	□	□	□
日	丙	翔	□	邑	□	□
遊	戌	惠	□	令	□	□

楊孟文石門頌

惟以靈定位川澤股躬澤有所注川有所通余谷之川其澤南隆八方所達益
域為充

高祖受命

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漢詆焉後

以子午塗路茲難更隨園谷復通堂光凡此四道坂鬲尤艱至於水平其有四
年詔書開余鑿通石門中遭元二西夷虐殘橋梁斷絕子午復修上則懸峻
屈曲深巖下則人窶願寓輪淵平阿涼泥常蔭鮮晏木石相距利磨礪膝臨危
槍礪履尾心寒空輿輕騎遺身弗前急虫幣狩蛇蝱毒螫禾秋截霜稼苗麥殘
經年不登匱餒之患卑者楚惠尊者弗安愁苦之難焉可具言於是朝知故司
隸校尉健為武陽楊君厥字孟文深執忠伉數上奏請有司議駁君遂執筆百
逾咸從帝用是聽廢子由斯得其度經功飭爾要敞而晏平清涼調和杰二艾
寧至建和二年仲冬上旬漢中太守健為武陽王升字稚紀涉歷山道推序本

原嘉君明知美其仁賢勒石頌德以明厥勳其辭曰

君德明二煇煥彌光刺過拾遺厲清八荒奉魁承杓綏德銜彊春宣聖恩秋貶若
霜無偏蕩二貞雅以方寧靜烝庶政與乾通輔主匡君循禮有常咸曉地理知世
紀綱言必忠義匪石厥章厥弘大節謹而益明揆徃卓今謀合朝情醒艱即安有
勲有榮禹鑿龍門君其繼蹤上順斗極下荅川皇自南自北四海攸通君子安
樂庶士悅雍商人咸憶農夫永同春秋記異今而紀功垂深億載世歎誦
序曰明哉仁知知豫識難易原度天適安危所歸勤二竭誠榮名休麗

五宮掾南鄭趙邵字李南馬襄中景漢彊字彊伯書佐西成王戒字文寶主

王府君閔谷道危難分置六部道橋特遣行丞事西成韓服字顯公都督掾南鄭魏整字但至後
逢趙誦字公梁察察中曹卓行造作石積萬世之基或解高格下就平易行者欣
然焉
白玉即日徙署行丞事守安陽長

李奎碑

李奎魏拱王張應卯同來

楊伯邳碑

故司隸校尉楊君厥諱淮字伯邳舉孝廉尚書侍郎上蔡□陽
令將軍長史任城金城河東山陽太守御史中丞□為尚書尚書令
司隸校尉將作大匠河南尹伯邳從弟諱弼字穎伯舉孝廉西鄂長
伯母憂去官復舉孝廉尚書侍郎遷□丞冀州刺史太醫令下邳
相元弟功德年盛當究三事不幸早隕國喪名臣州里先覆□□□
□□□□自守俱大司隸孟文之元孫也

□門同郡下□字子□以熹平二年二月廿二日謁歸過此追述輓銘故賅□紀

劉希曾碑

記喜侍元

遊男兼善孫記回
十有三日挈家
嘉定辛未春閏
三都劉氏希曾

潘宗伯碑第一摩岩

潘宗伯韓仲元以泰口六年三月十日造此
景元四年十二月十日盪寇將軍淳
亭侯譙國李苞字孝章將
中軍兵石木工二十人始通此閣道

晏表碑

潘宗伯韓仲元以泰□六年三月十日造此

景元四年十二月十日盪寇將軍淳

亭侯譙國李苞字孝章將

中軍兵石木工二千人始通此閣道

潘宗伯韓仲元李孝章通表余閣道碑陰

潘宗伯韓仲元記造橋閣十九字紹熙甲寅始見於石門之南崖其泰字下一字不顯止有六年以下字至此字下三字又不能識微有偏旁漢魏兩晉以泰紀年者凡七惟魏明帝有泰和六年晉武帝有泰康十年餘皆一二年或四三年則知此為泰和六年明矣是歲蜀建興十年先是

泰和四年魏司馬懿伐蜀五年蜀諸葛亮圍祁山魏詔司馬懿拒之秋七月亮復軍明年亮休士作木牛流馬故魏人得入褒谷治橋閣矣後題景元四年三十八字者魏陳留王年號自泰和六年至此凡三十有三年則此二號皆魏之紀年無疑其書盪寇將軍云者蜀張嶷亦有此將軍號魏盪寇將軍浮亭侯李苞字孝章復通此閣道於景元四年即蜀炎興元年冬十一月魏鍾會鄧艾率眾伐蜀至江油降馬邈至綿竹斬諸葛瞻劉禪詣艾降巴蜀皆平十二月魏分益州為梁州褒余閣衙於是乎通焉慶元元年中秋日南鄭令臨淄晏表書

山河堰碑

紹熙五年山河堰落成
郡太守章森常平使者
范中執戎帥王宗廉以
二月丙辰徠勞工徒堰
別為六凡九百三十五
丈醜渠四百一十丈木
以工計七十二萬四千
九百有奇工以人計一

十五萬九千八百有奇
先是四年夏大水六堰
盡決使使者被

旨兼守事會凡役慨念
民輸當四倍於每歲之
常廼官出錢萬緡為民
助查沆賈嗣祖晏表張
柄實董其事

哀雪

哀雪

漢永平碑第二摩石

永平六年漢中郡以

詔書受廣漢

蜀郡巴郡徒

二千六百九十人

開通褒余道

太守鉅鹿鄗君

部掾治級王弘史荀茂

張宇韓岑等典功作

太守丞廣漢

漢永平碑陰

楊顯^{碑陰}始作橋格六百二十三間大橋五為道二百

八里郵亭驛置徒司空

中縣宮寺并六十四所凡用功七十六萬六千八百餘人瓦廿六萬九千四百 器用錢百四十九萬

九千四百餘解粟 九年四月成就益州

東至京師去 就安隱

漢中郡太守鄒君修橋格碑壹百五十有九字漢明帝永平六年刻於褒余谷
中其紀彌先巴官鐵盆銘一歲紹熙甲寅三月甲 南鄭令晏表以堰事□至
褒谷獲此刻於石門西南險側斷崖中先是癸丑夏秋積雨苔蘚剝落至是□
畫始見字灑奇勁古意有餘與光武中元二年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體勢相
若建武永平去西漢未遠故字畫簡古嚴正觀之使人起敬不暇管高皇帝興
王漢中出鼓入秦道由子午塗路此躡秦取蜀之石牛街開通石門史雖不
書靈帝建寧五年衛官掾仇審頌太守李翁邨間碑云嘉念高帝之開石門元
功不朽則石門雖基於秦而開於高帝明矣至威帝建和二年漢中太守王升

鐫碑石門中紀永平四年司隸校尉楊君孟文以詔書鑿通石門則又從而廣之通道幾五十年至安帝永初元年西夷虜殘橋梁斷繼復備子午凡十五年至順帝延光四年詔益州刺史罷子午道復通褒余則此路自秦漢以來通塞屢矣今碑刻於永平六年載漢中郡以詔書受屠漢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開通褒余道太守鉅鹿鄗君部椽治級王弘史苒茂張宇韓岑弟典功作太守丞廣漢楊顯始作橋閣六百廿三大橋五為道二百五十八里九年四月成就刻石紀工器錢粟成數於崖壁中去石門不百步惜乎崖頽碑斷字有闕今所鑿棧道石竅具存迺知楊孟文治石門於四年辛酉歲鄗君楊君治橋置千一百三十三年之後物之顯晦蓋有定數如此鄗君楊君為民興此閣道三年而後成曾不諱勞而史逸其名非苒鮮封護至今必為風雨所剝此口遐亦摩滅矣敬書碑陰俾來者有以取信焉夏四月旬六日臨淄晏東書

章邵碑

章邵李崧
魏拱之張應
邠章升之趙
旻章復之以
慶元二年
立夏前一日
來邑令張寅
尉李師章
載酒相從

玉盆 袁水中

王盆

閭丘資深田德夫

章德楸慶元二年

二月壬申日眎堰徠

玉盆

曹濟之龐公吳曹璋

李稟紹定己丑清明

日識

郝閣銘 白岩

惟斯析里霞漢之右漢源漂疾橫柱于道涉秋霖澆溢深滿濤波滂

沛激揚絕道漢水逆讓稽滯商旅路當二州經用杼沮沮縣士民或給

州府休謁往還恒失日晷行理咨嗟郡縣听苦斯谿既然而閣尤甚况

崖墜石殿隱定柱臨深淵三百餘丈接木相連號為萬柱過者慄慄

載乘為下常車迎布歲數十口遭遇墮納人物俱墮沈沒洪淵能烈為

禍自古迄今莫不創楚於

太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翁字伯都以建寧三年二月辛巳到官思惟惠

利有以綏濟問此為難其日久矣嘉念高帝之開石門元功不朽迺俾

□高掾下辨仇審改解危殆即便求隱析里大橋於今乃造致故堅

結□五巧雖昔魯班□其儼象又醜散關之嶮潔從朝陽之平燧滅西
漢□高閣就安寧之石道禹導江河以靖四海經記厥績艾康萬里臣
蔡□□勒石禾後乃佗頌曰

上帝經□降茲惠君克明俊德允武允文躬儉尚約化流若神靈岷如
子遐邇□均精通皓穹三納符銀所歷垂勲香風有隣乃致瑞應豐稔
年登居民以樂行人夷欣慕君靡已乃詠新詩

曰析里之□以充之間高山崔隴子水流蕩蕩地既墜確子與寇為隣
西麓鼎峙子□以析分□共緒業子至子困負危若累卵子聖朝閱嶼
分符析壤子通命是君扶危救傾子全育子遺勛勞曰稷子惟惠勤勤
拯溺亨屯子瘡痍始起聞□充庶子百姓歡欣
愈曰太平子文翁復存

重刻郝閣銘 靈巖

惟斯析里覈漢之右漢源漂疾橫柱于道涉秋霖澆益溢深溝濤波滂沛激揚絕道漢水逆讓稽滯商旅路當二州經用矜沮沮縣士民或給州府休謁注還恒失日晷行理咨嗟郡縣所苦斯寤既然郝閣尤甚憑崖鑿石竅隱定柱臨深長淵三百餘丈接木相連彌為萬柱過者愕啼載乘為下常車迎布歲穀千口遭過墮納人物俱降沈沒洪淵酷烈為禍自古迄今莫不創楚於是

太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都以建寧三年二月辛巳到官思惟惠利有以綏濟間此為難其日久矣嘉念高帝之開石門元功不朽乃俾口官掾下辨仇審改解危殆即便求隱析里大楹於今乃造拔致故堅結口五巧羅昔魯班口其儼象又驛散關之漸潔從朝陽之平燧滅西濱口高閣就安寧之石道禹填江河以靖四海經記厥績文康萬里臣

蒸□□勒石禾後乃位頌曰

上帝綏□降茲惠君克明俊德允武允文躬儉尚約化流若神峻岷如
子遐邇□均精通皓穹三納符銀所歷垂勲香風有隣仍致瑞應豈稔
季登居民以樂行人夷欣慕君靡已乃詠新詩

曰析里之□川兌之間高山崔隄子水流蕩蕩地既墜確子與寇爲隣
西隴鼎峙子□以析分□失緒葉子至于困省危若累卵子聖朝閱隣
分符析壤子迺命是君扶危救傾子全育子遺勛勞曰稷子惟惠勤勤
極溺亨屯子瘡痍始起唇□充庶子百姓歡欣僉曰太平子文翁復存

知縣申如填重刻

石門碑

遊石門記

褒城石門道創自秦漢後漢永平建和間復事開鑿故
摩巖多漢隸北魏迄宋間加修治故兩朝摩巖亦相繼
跡而宋刻尤多自開雞頭關其路遂廢遊者非舟莫達
由是人跡罕到焉嘉慶十九年九月李君吉人宰褒城
余委聽褒城訟暇日李君為覓舟出城東門北溯褒水
水中多白石與澄波相掩映如行鏡中五里許山石森
列如戟西岸石壁傾欹如頽墻高數十仞壁下間鑿方
穴蓋古棧道遺蹟距壁巔西北有廟即雞頭關今為孔
道循壁西北折里餘艤舟度亂石乃達石門石門東瀕
褒水背亥向巳以今工部尺度之南高大一尺太廣丈

四尺北高丈三尺太廣丈一尺中高丈五尺廣丈六尺
門中通深四丈五尺門東壁趙敏若碑高二尺七寸廣
尺五寸文七行行十五字碑下范鼎碑高二尺五寸廣
九寸文三行行六字次北北魏永平碑高二尺廣一尺
八寸文七行行九字首行十字末行三字碑下曹濟之
碑高尺七寸廣二尺八寸文三行行六字另行賈某款
識五字次北文岡碑高三尺六寸廣一尺文三行行十
三字末行十字又北張伯山碑高二尺八寸廣八寸文
三行行十字末行十一字又北安丙碑高一尺廣五寸
文三行行八字又北王遠石門銘高五尺二寸廣六尺
八寸文二十六行行二十二字末行款識低五字西壁

靖石門二字高二尺五寸廣尺五寸次南右扶風丞碑
高尺八寸廣尺四寸文七行字數疎密不等殘缺特甚
右扶風丞及都尉皆漢官制筆畫亦近楊君碑疑亦漢
隸次南趙公茂碑高尺六寸廣尺一寸文五行第一行
七字二行三行八字四行九字五行六字次南鮮于翔
碑高尺五寸廣尺一寸文七行行六字第五行五字前
三行模糊不可辨次南俞伯謨碑高尺五寸廣尺二寸
文五行行六字又南楊孟文石門頌高六尺一寸廣五
尺六寸文二十二行行三十字亦有疎密不齊者字畫
清亮最為完善又南楊伯邳銘高五尺八寸廣尺六寸
文七行行二十餘字不等字體大半可辨終不及石門

頌碑二碑之間有李釜魏拱之張應郊同來十字高一尺七寸廣三寸文一行伯邳碑下劉希曾碑高九寸廣一尺第一行四字第二行三行各七字第四行五行各六字門內石理堅緻色澤滑潤而凸凹相間更絡渠紋書者未經磨治隨其高低斜正題寫故行或欹斜字亦犖确摹榻最難工緻出門南行數十步潘宗伯摩巖碑高四尺二寸廣尺六寸文四行第一行十九字缺三字第二行十四字第三行十字第四行亦十四字三行俱低四字碑下晏衰碑迺南鄭令晏衰所書潘宗伯碑陰文高三尺八寸廣三尺文二十二行前五行另刻泰和景元原文字多剝蝕反不及原文顯亮第六行為碑陰

題額後十五行行二十二字末行十一字為碑陰正文
筆畫頗清晰碑右隨巖東南折絕壁瀕水際有山河堰
碑高五尺五寸廣一丈四尺七寸文十六行行九字石
門舊有袞雪亭府志曰半及江中灘流如駛石上刻隸
書袞雪二字今江中無此石惟魏泰和碑左壁有袞雪
二字高尺九寸廣四尺一寸而無亭考其形勢自袞雪
至山河堰絕壁下連石灘寔為一石故府志半及江中
非江中更有袞雪也壁下無路迺登舟下石灘南行半
里巖壁陡峭攀蘿捫葛始達摩巖碑麓碑外地僅容足
仰視壁上乃漢永平六年碑碑中斷後半傾圮前半高
三尺一寸廣四尺一寸文九行字數隨石寬狹迤書共

五十八字剝蝕將半俗名大開通此碑字體寔在小篆
八分之間真漢隸之可寶者碑下晏衰碑亦南鄭令
晏衰所書永平六年碑陰文高六尺一寸廣三尺文二
十三行前三行另刻永平碑後半自楊顯至就安穩九
十四字蓋即永平碑後半之傾圮者後二十行行三十
字亦為碑陰正文俗名小開通巖下大石有章邵碑高
一尺七寸廣四尺三寸文九行第一行五行八行九行
四字餘行五字此皆石門南摩巖碑之可考者碑石不
及石門堅緻且久經風雨故易剝落然壁勢絕高得免
樵牧敲礪較石門則有幸焉永平碑南即西岸石壁放
舟過石壁灘多白石瀕中流白石大如牛中凹如盆容

水可五斗四時不涸名曰玉盆盆西壁臨水石刻高三尺四寸廣尺六寸上題玉盆二大字字下文三行行七字末行八字文右高二字題玉盆二小字字下文三行行八字末行二字亦低二字盆東南面皆有題字江水激磨日久漸就平滅故府志所載舊刻唐詩竟不可復尋過此水平無灘順流數里舍舟入城覓搨工增其價值令加工徧搨共得若干頁因疏其顛末以紀遊觀之獲更依各碑行字款式別寫釋文一冊以備嗜古者考證焉十二月除夕前一日署畧陽令諸城王森文記

--	--	--

郝閣銘摩巖碑考

畧陽西北有邨曰且口西依寶虹東枕嘉陵為古棧舊路邨南有深溝溝南五里許兩山夾江成峽曰白崖西壁臨江有蔡中郎將郝閣摩巖碑銘據碑考今地析里即且口深溪即南溝郝閣即白崖雖古今異名而奔巖深谷猶可想見其險阻焉碑麓去路三尺七寸面修五尺一寸廣三尺五寸文十二行行二十七字第六行第十二行十一字頌三行行二十七字第三行十八字詩四行行二十七字共四百七十二字左下角缺四十字右上角缺五十三字中缺四字清顯者二百四十餘字餘多模糊據舊志釋文讀之柱訛注讓訛讓訛所理

訛旅車訛事阿訛河間訛聞辨訛翔仇訛讐今訛爾工
訛故昔訛百其訛莫導訛導記訛紀惠訛翕愛訛教岷
訛民以訛川壻訛磽失訛告共二十一字其脫文迎布
下脫歲數千三字又脫缺文一字乃俾下脫缺文一字
故堅下脫缺文二字減凸下脫高字又脫缺文二字萬
里下脫臣字又脫缺文三字頌曰下脫缺文四字岷如
下脫缺文四字豐稔下脫缺文五字新詩下脫缺文五
字為隣下脫缺文六字閔憐下脫缺文十一字勤勤下
脫缺文十一字以上脫文除歲數千某及高字臣字尚
存碑中餘皆右角缺文宜存空行而志逸之其左角缺
文四十字則志載特詳城南靈巖寺石壁有故明知縣

申如墳重刻郝閻銘縣志作宋李碑高減舊碑寸餘廣

同行數字數亦依舊式惟增末行款志七字據以考舊

碑存字惟於今乃造今字右本無點申刻增點作爾其

小異者復據以考舊志左角釋文滿訛溝士訛甚民訛

久慄慄訛愕啼更據右角刻字以補舊志所缺空行缺

文則此碑全文可以復讀惟俾字濱字綏字邇字民字

之字兮字分字閱字下各缺一字千字斑字下各缺一

字雖非全缺而模糊卒不可辨為可惜臣字下此刻有

蔡字碑為漢中郎所書無疑而蔡字下二字全缺則尤

此碑憾事嗟乎分隸之由來久矣慨自李斯改六國文

字從秦小篆雖非籀篆遺法而師傳有自經許祭酒解

說六書體義足為後代楷模自隸書日趨便易隨意增減漸失六書本義遷流錯謬至於不可究詰即如中郎此銘尸作人止作之失其形矣兮作子亏作于亾其事矣官作官聖作聖淆其意矣陽作陽造作造亂其聲矣臣作臣增筆即不成字豐作豐減筆又更為一字顯背六書有難更僕數者而糸作系則近糸十作十則近又尸作卩則近巨至於自作自不作不曰作曰更為小篆本體可見漢人隸書猶知遵奉六書遺法未至概行改易此漢隸之所以可貴也後人因其殘缺摹寫差謬則更貽悞後學即為申君摹文字體微小蓋非鈎摹上石所刻字法力求曲肖而激揚絕道揚字蔡隸偏旁作易

已非本字然易字未差申刻作易並失易字本體凭崖
鑿石鑿字蔡隸金作金猶近今字本形申刻作金字義
更難解說以靖四海四字蔡隸作四雖變四字舊法而
體勢相近申刻因其殘缺作四則謬亂太甚香風有隣
隣字蔡隸作隣雖變為米字權輿而猶近乎彘申刻偏
旁作彘則更不可解凡此皆不成字有乖蔡隸本體然
後世必有以易作易以金作金以四作四以隣作隣且
泰然以漢隸自詡者破壞字體貽誤豈為淺鮮嗚呼事
不攷其原委而替亂以致誤者又豈僅此一碑已哉乙
亥新正廿八日嘉陵舟中作

靈巖寺重刻郝閻銘左角有宋太守田克仁摩巖小碑

云漢武都太守李翕修析里郟閣碑在今沔州西二十里之金堂閣歲久昏蝕殆不可讀克仁開禧間得舊墨本於京口勘之歐陽公集古錄洪氏隸釋及郡志所載亡失差少來守是邦因勒諸靈巖寺之石壁以永其傳紹定三年五月既望臨所田克仁書今石壁所刻末行書知縣申如頃重刻存田記文而不言所以重刻之故一碑二名益滋疑異今夏偶過靈巖摩挲石壁察其形狀田碑毗連大碑左角石面粗加修治尚存凸凹舊形大碑鑿治視田碑深七八分及三四分不等磨盪極平間有殘缺亦有意雕刻非剝蝕自然之形揆度事理蓋田刻殘缺申君磨去舊迹復就原碑刻石以存舊文而

未記明其故以致易滋後人之惑也若縣志謂李虞卿
重刻於靈巖則絕無所據殆因白水路碑記李虞卿改
路之功而訛傳與夏五月十四日又記

--	--	--

右扶風丞李君石刻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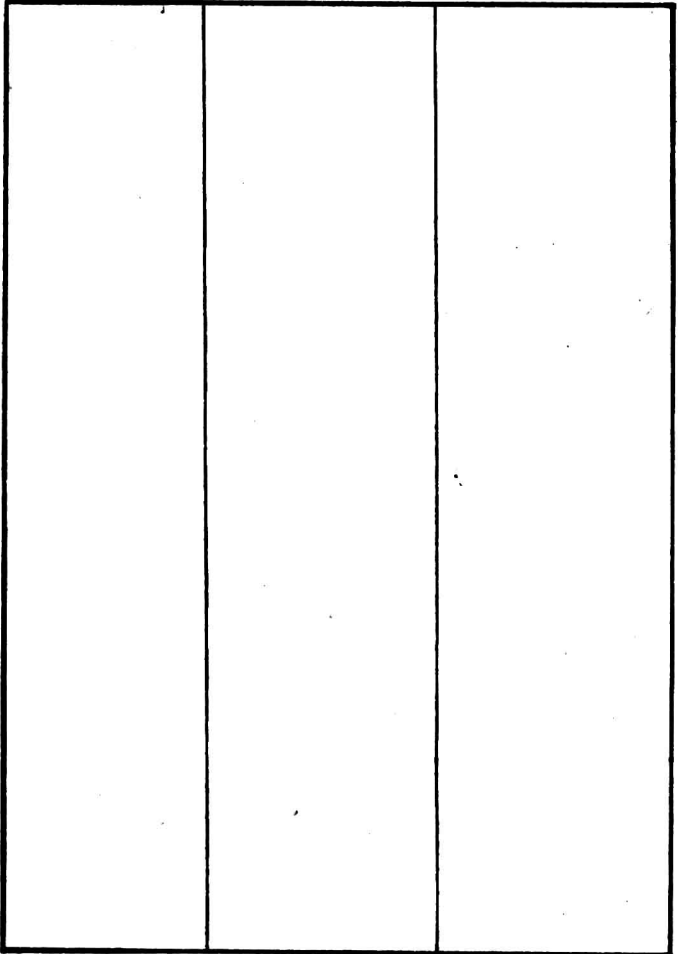
右扶風丞犍□武陽李君諱禹字季本以□
□□□□斛大臺改由其興□□□□□
喜行人蒙福君故授益州從事再舉孝廉尚
□□□□□郡胸忍令換漢□□□□宜禾
都尉□□□□

漢右扶風丞李禹題記在褒城石門西壁篆書二大
字之南凡七十餘字可辨者五十餘字前著李君爵
里姓氏政由其興下蓋記李君脩治道塗故有行人
蒙福之語後則述其曩時官闕末行剝蝕歲月無徵

漢書百官公卿表右扶風治內史右地與左馮翊京兆尹為三輔皆有兩丞右扶風二千石丞六百石後漢都雒陽河南郡為尹以三輔陵廟所在不改其號但減其秩又地理志武陽屬犍為郡朐忍屬巴郡後漢志同宜禾都尉屬敦煌郡廣至縣治昆崙障後漢西域傳明帝永平十六年命征匈奴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郡尉以屯田則此刻當在永平以後李君之績媿美鄯陽惜著錄家皆未得見嘉慶十九年秋王春林大令搜剔得之王之嗜古亦晏南鄭之流與江南陸紹文跋

蔣君生沐於張村未先生靈假得石門碑粹一冊屬為
縮摹回校閱一過其中傳訛頗復不少如郇閭銘一條
以下附考攷之聖作聖而隸文均作聖陽作陽而隸文
均作陽激揚絕道揚字云蔡作揚申刻作揚而隸文均
作揚惟一作揚亦係蔡隸非申刻憑崖鑿石鑿字之金
字云蔡隸作金申刻作金則隸書均作金香風有隣隣
字偏旁云蔡作彡申刻作彡則隸書均作彡訛可知矣
且附考云蔡作金申刻作金蔡作四申刻作四蔡作彡
申刻作彡皆無點畫毫釐之別惟四字抄申刻中未經
傳訛知為四字餘則不可攷矣夫安得王氏原本一校
之也戊夏美梅許澂志

石門碑圖



漢永平碑後半八行

太守丞廣漢

楊顯將相用

一佗橋格六百廿三

大橋又為道三百五十

里邽高驛置徒司空
令中縣官寺拜六十四所
成凡用功七十六萬六千八百
餘人凡廿六萬九千八百

王益題字

王益

伯謨題

晏衷書

三

劉年節題名

開禧二年人

日年節甫

劉升靜來

晏德廣題名

張伯亨

李八

木

玉盆

晏德廣

□

印

□

師入禱雨十潭塵

禱十
□
熙甲戌
中元

石部題名

石部題名
石邵跋雄飛晏表
壽峇已禱雨艤舟五
盆側諛歲月而去一
已清明前十日以董
堰復徠同豈平端
縱觀方羊久之

李若道題名

舟登此宣和壬寅十月二十八日
同遊石門舫
臨邛黃次平
弟願道任道
昇山李若道

李士熊題名

李女
來嘉
端午

熊名
定甲
壹日

陳斐忱書
應筆有
要洗
貪

春十有二日
崇寧五年仲

李士熊

者 翁 進 士 郡 倉 廣 端 同
 木 子 一 教 魚 甲
 稅 申 之
 虞 姓 弟 詰

李彥粹題名

前一日行記男松年侍

中直子正建炎己酉歲清明

從馮翊傅汝礪彥正洛陽□

師民叔瞻秦亭李師古□

子寔開封王師顏希賢徐

登玉益預行者定武田發

河南李□彥粹游石門

郭嗣卿題名

郭嗣卿陳
季時程清
仲慶元戊
午嘉平
初六日
來男
釋侍

邵桂孫題名

康衢邵桂孫
程仲年弟忠
攝令同徠
戊午秋季

安子文題名

晶然安丙子文抱孫
明孫與李侯貴同來
嘉定己巳閏月晴
明日

何武仲題名

邑令何武仲拉
資中黃元英廣
漢沈德明普慈
周伯光黃養源
來全之子祿孫和
孫侍行嘉定辛
未中秋後十日

張元翊題名

玉益

之陽

谿欵

之勝

刻

師敏

同

遊

窮

素武震岐下

臺張元翊成都

二十十三八

崇寧初元八

宋積之題名

成都宋積之攝裊中令廣漢章

以初彭城 見公肅渭南任子

飛資中 從訪之為石門

之 才而上 玉盆夷

猶極 向而之 摩海石

行浮刻酌酒表 任明

之章韶父子飛

一慶元丁巳夏四月十有二

丁未十月偶於舊書肆獲褒斜石刻爲王令碑驛所無者凡十餘紙其一漢永平碑自大守丞廣漢至瓦世六萬九千八百凡八行王跋言碑中斷後半傾圮故所載前半至廣漢止而楊顯以下但載晏釋文此則猶原刻也且凡用功上有一成字爲晏釋所遺共字六十有餘視前半有過之其一玉盆二字度以營造尺上字高七寸廣九寸八分下字高八寸廣尺署晏表書案前載玉盆字凡二慶元二年者高六七十寸廣八九寸紹定二年者高止二三十寸廣四寸餘均不若此之大且晏諸刻皆在淳熙紹熙閒最後者慶元元年尚在二題前則此尤空著錄盆字旁有伯謨題三字案伯謨有紹聖乙亥題

字蓋哲宗時人在晏前八十餘年此其別一題也一開禧二年人日卽玉盆下斜列者其二皆晏題一淳熙甲辰攷前所載但知晏爲臨淄人官南鄭令見此刻乃知其字德廣適與名表相應其二人不可悉辨矣一爲乙巳則後一年所題三人皆書名而云董堰復來者蓋卽築山河堰事記言紹熙五年落成又云先是四年六堰盡決殆是年董築後經八年而浹復大脩之晏若前後董其事故題記不一也一爲宣和壬寅李若道題與陳棐枕書一紙斜接陳書惟署名及崇寧壬午小字兩行當空處前三行爲石盆二句所壓可辨者廉下君字瑞同二字當空處貪下劉字盆下興字應下至字有下此

字而已詩上有李士熊嘉定中題字下截亦爲壓刻句
後署進士郡人李一鰲別一紙下亦有舊刻惟虞姓弟
誥等十餘字不當字可見故此二幅最爲叢襍一爲建
炎己酉李彥粹記是爲高宗三年郭嗣卿來以慶元戊
午邵桂孫徠以戊午而無紀元或同年耳安丙與何武
仲皆題嘉定而已己辛未相距二載又二紙殘缺一爲
崇寧張元翊一爲慶元宋積之也攷金石萃編載玉盆
題名十二段晏德廣條不知師□乃石邵之字作師命
命字誤或師令耳斗潭誤升潭摩渾及甲辰下中元字
缺李一鰲上進士二字襍舊刻誤作前字郡下缺人字
李士熊條士字缺嘉定下缺甲申端午下缺後壹日李

彥粹條定武下缺案是田發二字郭嗣卿但前三行其
午嘉平初六日眎堰來男□□繹侍四行皆缺安丙條
李下缺一字此似俟蓋侯也前有李猴眞亦與安丙同
來即侯貴之誤張元翊條元字上缺初字下缺八字十
字下缺三成下缺都字又石門題名十八段內載宋積
之條石上缺摩挲韶父誤龍父下子飛飛字亦缺此雖
殘尚可辨至李若道邵桂孫陳棊忱等則全無之而紹
熙五年石門題字又有錄無文作碑驛者身至其地遺
漏更多况其他乎吾鄉僧六舟壬辰遊焦山榻得瘞鶴
銘後題名二紙見貽放翁題云陸務觀何德器張玉仲
韓无咎隆興甲申閏月廿九日踏雪觀瘞鶴銘置酒上

方烽火未息望風檣戰艦在煙靄間慨然盡醉薄晚汎舟自甘露寺以歸明年二月壬午園禪師刻之石務觀書七十三字歷歷可辨其左別有嘉熙二年十一月晦王濬李夢得韓兩行字跡大小懸殊而都大僕卽以陸題爲嘉熙又米襄陽題仲宣法芝米芾元祐辛未孟夏觀山樵書十六字竹雲題跋以爲在北固其右尚有青社碁立與權山陰賀鑄方回南陽張德洵公美廣陵石禹和叟建中靖國元年九日遊三十四字幾八百年未見著錄古刻易湮往往而是可慨也夫海昌蔣光煦識



漢射陽石門畫象彙攷

張寶德輯

漢射陽石門畫象彙攷

本館據金陵叢刻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序

古之金石文字。奚重乎。重其可以證經史異同也。漢石經尙書。女毋翁侮成人。孔作汝無侮老成人。秦泰山刻石。癩輒遠黎民。史記作親巡。遠方黎民等是。後之耆古弗察。謂所重者。初本焉而已。于是流風相扇。拱璧求之。甚有目不識丁。脫所藏得以居奇。亦儼然自接于文雅。嗚呼。斯則陋于知意者之有以使之。揆諸金石文字之原。寧有當耶。上元張容園先生。咸豐改元。舉孝廉方正。生平酷好金石。有鐵硯齋三刻行于世。漢司徒劉愷碑。爲最工。儀徵吳讓之。熙載。江甯陳秋濤宗彝。皆其素共攻訂者。然先生所求。則耆古而不鑿古。讀茲彙攷跋語。益服先生之于金石。真能得其始意。而非若好事者之徒重初本也。光緒二十六年冬十一月。江甯傅春官荅生父識于晦齋。

序

同治元年四月十五日。容園攜眷來秦州。其同年黃琴川涇祥留之。授餐適館。樂共晨夕。越十六日。容翁遽以疾終。附身附棺。琴川獨任之。可謂篤于友誼。亦容翁有以致之也。遺詩真草未定者四冊。及此石門畫像釋文。並容翁卒之五日前。出以見示者。余方許以精拓本相贈。縮摹入冊。而尺波電謝。傷如之何。茲哲嗣得□孫謙□□□先生欲爲付梓。寓書來取。倘能速竣。不啻起生人于白骨。聞者感泣。故亟書數語以歸之。是年八月二十日燈下。儀徵吳熙載謹記。

行人匆匆待發。旅館亦無筆硯。目力昏耗。不能成字。閱者諒之。容翁與余三十年金石交。身後未能集力刻此。深負良友。夫復何言。

漢射陽石門畫象彙攷

嘉慶揚州府志

上元張寶德輯

江甯傅春官校刊

漢孔子見老子畫象。共二石。一石有題字。今在寶應縣射陽聚案。二石今僅存一石。乾隆五十年。江都汪中。以此一石。昇歸江都。道光九年。其子戶部山東司員外郎喜孫。送入寶應縣學。將巔置學宮戟門外之東塾。後移置畫川書院講堂中。

翁方綱兩漢金石記

江南寶應縣地名射陽者。有古墓焉。土人呼爲夷齊墓。蓋傳訛也。墓有漢刻石二。其一高五尺三寸。闊二尺。凡畫三層。上層孔子見老子象。孔子在中面左。老子在左面右。弟子在後。手執束幣。八分書題三行。曰孔子曰老子曰弟子。中層模糊不可辨。下層三人。并食器烹魚羹。臛鼎者。其一高與闊稍殺之。亦三層。上層大鳥。中層獸首銜環。下層一人執刀楯者。禮明堂位疏曰。舞者左執楯。右執斧。謂之武舞。此蓋其遺意。與周禮夏官司兵掌舞盾。鄭注云。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詩秦風。蒙伐有苑。疏。龍盾是畫。龍于盾。則知蒙伐是畫物于伐。左傳。蒙之以甲以爲櫓。櫓是大楯。故爲中干伐。皆盾之別名也。蒙爲雜色。知苑是文貌。今見此畫。其干伐櫓盾之類。與大約此刻畫象。與洪氏隸續所錄。沈府君江原長。諸刻相近也。

又詩洪稚存以寶應漢畫碑見貽感賦

漢時墓闕如畫壁。洪相訪之汪聖錫。但云益部竟與荆。那及江淮近搜剔。射陽邨石聞之久。吾友江劉爲屢覓。邇來聞落汪生手。後有洪君生感激。千里緘包墨猶暈。兩紙蒼茫拜初覿。鄱陽昔著驂與輿。恨未山原稽歷歷。此云弟子侍在旁。得非敬叔裳衣揚。左右不與隸續伴。贊幣應從禮圖折。題榜者三隸書六。樓氣使我懷增惕。戲錢脯鼎異或同。獨獸銜環狀如趨。惜無金恭處士字。欲與武梁祠刻敵。牛礪重敲定巖年。蒲坂西山太荒逸。作詩報洪兼訊汪。善護緘箱外加鞶。我續南宮畫史詩。一補龍眠研池滌。

又題寶應漢畫碑詩

吾聞漢石經。遠匹周石鼓。華陰與河內。結體誰復覩。又聞武梁祠。聘技雕文縷。仲章季章輩。撰擇書家矩。一仿中郎爲。定獨畫師祖。江原上庸石。曠絕罕儔伍。金鄉蹟僅存。永建題最古。讓此三榜書。差可六經補。江介人家冢。卑溼近邨塢。寥寥懷在昔。圭璋儼文府。揖讓幣帛陳。聲容干伐舞。漢京經師遺。一物猶記取。藉非片石留。焉識鄱陽話。武梁舊墨本。響楊十得五。云出宋褫裝。元氣斲斤斧。此畫泐不完。此字森敢侮。犧尊在堂阼。鳳鳥不毛羽。庶庭聞堂絲。禮器問鄒魯。

又武氏祠堂畫象詩

虞書觀象遠莫追。豐侯圖形見者誰。今之正書祖漢隸。畫手曷弗東京規。西川稚子聞已泐。我始訪得射陽碑。云云。詩末自注云。予嘗以黃小松所貽肥城畫象。並孫季述所貽嵩山畫象。洪稚存所貽射陽石門

畫象同裝。自題其室曰三漢畫齋。

王昶金石萃編

寶應縣孔子見老子畫象。共二石。一石有題字。高五尺四寸。廣二尺一寸。畫三層。上層題字。共三榜。今在寶應縣射陽聚。此象爲門人汪子中所貽。汪子來書云。寶應東七十里射陽聚。爲漢射陽古城。多古墓。曰雙墩者。有石門畫象。遂取掃拓之。以公同好。蓋自淮以南。東南至于海。西南至于徼外。漢刻之存者。惟溧水校官碑。及此石耳。而此石有先師遺象。尤可寶貴。今汪子久沒。已不知石之所在矣。其畫象與黃司馬所得孔子見老子畫象相同。題曰寶應縣者。所以別于濟甯州學之碑也。

程瑤田爲汪容甫射陽畫象拓本跋

江都汪容甫。博學工文詞。好金石之文。於寶應平家莊得漢石門畫象一。予攷漢墓刻畫古人者。見趙岐傳。此畫孔子見老子象。殆是類與。植柱而樹之者。建鼓也。大射儀注。所謂以木貫而載之者也。跗刻獸厚脣短脰。考工記。所謂羸屬以爲簾是也。靈屋詩箋。言筍簾以魚鐘鼓。是鼓亦懸於筍簾歟。其上橫木筍也。從筍盤繞交綺而下者。所謂鱗屬以爲筍者也。知爲鱗屬者。以腹下排次有蛇跗之狀也。下層一人剖魚。一人執爨納薪。手持挺以關其薪之在竈外者。竈上置鑊一。熱氣蒸蒸上。鼎在旁。蓋將烹魚以升之。一人司酒。酒在罍。爲交午畫者。河鱗也。杯六形皆狹長。淮南子所謂闔面於槃。水則圓於杯。則橢。蓋杯橢圓也。鳥。鷄啄蛇頸。龍文虎背者。鳳也。鳳有冠。亦戴羽。與鍾會孔雀賦。戴翠毛以表弁。或又言其細頸隆背似鳳。

雄者尾長。此其孔雀與。不敢知矣。環有所衝者二。其一門鋪首。其一結於帶者。珮環也。此施巾宜爲珮環。人左執楯。右持兵。兵末刻一邊者。刀也。五盾異於五兵者。鈍而不銳。故大盾得櫓者。珮環文飾。兵盾。武事也。江南漢石。僅潘乾校官碑傳於世。茲畫足攷古人名物制度。更足寶貴。容甫其善藏之。乾隆丙午閏月十日記。

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續

右孔子見老子畫象二。旁有標題曰孔子。曰老子。曰弟子。其圖象位置。與武氏石室本各異。本在寶應縣之平家莊。卽古射陽縣地。錢唐吳孝廉春澗知縣事。爲予訪得之。漢人墓道。多立石闕。刻聖賢象。如趙岐、魯峻、李剛、武梁。皆然。此石亦必墓前物。而志乘未之及。鄉人或指爲伯夷、叔齊象。由未見其題識。而以意度之爾。今爲江都汪容甫取去。

阮元廣陵詩事

漢石闕二。在寶應。朱孝廉彬嘗爲文記之。爲江都汪君容甫所知。以錢五十千募人竊歸其一。爲孔子見老子及力士庖廚等物象。容甫榜其門曰。好古探周禮。嗜奇竊漢碑。其一爲寶應縣令沈之水中。不知其處。

又甘泉山獲石記

揚州無古石。唐以上卽罕覯。昔惟汪君容甫在寶應得漢射陽畫象石。

孫星衍寰宇訪碑錄漢碑類

射陽石門畫象八分書。無年月。乾隆間爲汪容甫中所得。江蘇江都。

江藩漢學師承記汪中傳

嘗從射陽湖項氏墓。得漢石闕孔子見老子畫象。因署其堂曰問禮。

洪頤煊平津讀碑記

右射陽石門畫象。在寶應縣東七十里射陽聚。今爲汪容甫取歸江都。凡二石。孔子見老子象。孔子居中。西面。老子居左。東面。一弟子在孔子後。西面。與濟甯州學宮象不同。中層中間。有如今之佛座。有一人赤身居其上。左右侍立者一人。皆可辨。餘如翁氏所釋。

汪喜孫跋尾

乾隆五十年。先君有事寶應。得石門畫象於射陽之雙墩。案射陽爲漢項伯封國。見史記項羽本紀。及漢書高祖功臣表。項籍傳。項伯墓疑卽在此。此石乃其墓門之一。或據府志。以爲袁術墓前物。案後漢袁術傳云。術欲北至青州。劉備徼之。不得過。後走還壽春。六月。至江亭。歐血死。妻子依廬。江太守劉勳據此。則袁術不死於廣陵。射陽非其封郡。無因遠葬於此。府志謂袁術墓前畫人物衣冠甚精。誤疑此石爲其墓前物也。此石蒼黑色。質甚堅。叩之。其聲清越。以長。以漢建武尺度之。高五尺五寸。闊二尺三寸。刻象二面。其一列孔子。老子。南宮敬叔。三象。南宮敬叔執束帛立孔子後。與孔子並拱立。面右。老子面左。八分書。題

名於各象之右曰孔子、老子、弟子。案漢書功臣表。項伯以惠帝三年薨。據此則墓石當立於孝惠初紀。今觀題名六字。爲八分書。知八分非始於靈帝時。張懷瓘謂秦羽人王次仲所作。殆不誣也。其以孔子、老子並列者。案史記。南宮敬叔與孔子俱適周。問禮於老子。漢人尊信孔子。又好求仙人。羨門之屬。故援問禮一事。畫象刻石。使孔子、老子並傳於世。其曰弟子者。南宮敬叔也。其下畫象爲笥簞。又其下畫象爲庖廚。有剖魚者。先君謂指昭公饋鯉事。以上俱陰文。其一上列蜚廉。蜚廉。神禽也。揚州畫舫錄。以爲鳳凰。非是。中列金尤圈。兩漢金石記。以爲獸首銜環形。蓋卽謂此。下列甲士。左手執盾。右手持刀。凡三層。皆陽文。各畫石爲界。攷漢趙岐營壽臧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象。著于史策。此外如郭巨魯恭。李剛朱浮。魯峻董浦。路君王稚子。范皮鄧君。太尉公朱鮪。武梁諸祠墓畫象。不可悉數。其武梁祠。孔子見老子畫象。與此大同小異。先君旣得此石。因顏其居曰問禮堂。又以所藏將軍虎符。陳逆篋。羅列一室。署曰周玉齊金漢石之館。後製楹帖曰。學古通周禮。探奇竊漢碑。又曰。家有射陽畫象。身典金山秘書。其寶玩如此。

劉文淇跋尾

右漢射陽石門畫象。陽文。第二層。翁氏以爲獸首銜環。程氏以爲門鋪首。汪君以爲金尤圈。案程氏說是也。太平御覽一百八十八引風俗通曰。門戶鋪首。百家書云。輸般見水上蠡。謂之曰。開汝頭。見汝形。蠡適出頭。般以足畫圖之。蠡引閉其戶。終不可開。設之門戶。欲使閉藏如此固密也。案此則茲圖所畫鋪首。當是蠡形。圖于墓門者。亦取閉藏固密之義。與環亦鋪首飾。御覽引說文曰。門扇環謂此鋪首是也。程氏以

爲珮環。非又案水經渭水篇。又東過長安縣北。注云。舊有付留神象。此神嘗與魯班語。班令其人出付留。曰。我貌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于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付留乃出首。班于是以脚畫地。付留覺之。便還沒水。故置其象于水中。惟背以上立水上。案此與門鋪首畫蠡事相類。又同出魯班蠡象。其卽付留與。

劉寶楠寶應圖經

諸家所釋漢射陽石門畫象。及由寶應移江都事甚詳。案唐章懷太子賢注後漢書臧洪傳云。射陽故城。在今楚州安宜縣東。舊唐書志。上元三年。改安宜爲寶應。康熙寶應志。雍正揚州志。乾隆江南志。並云寶應縣東七十里射陽鎮。漢縣故城。王氏引汪氏所云是也。江平莊在射陽鎮西十里。漢射陽縣地。錢氏所云是也。惟江平誤作平家。程氏亦然。太平寰宇記。箕山在寶應東六十里。方輿紀要。箕山惟土阜百餘。圖經。射陽阜東臨射陽湖。其邱千數。卽此。汪氏所云雙墩。卽箕山諸阜之一。寶應名勝紀略。射陽有小墩。有斷碑。鐫曰。伯夷叔齊墓。莫識何人。翁氏所云夷齊墓。錢氏所云伯夷叔齊象。本此碑。今不存。其鐫文拓本亦未之見。江氏謂此爲射陽侯劉纏墓。汪君喜孫本之。而闕或說袁術墓之非。案府縣志。術墓在縣治南三百步。本不在射陽。其說不駁。自明水經注。沔水上。聳水。又東逕七女冢。元嘉六年大水。墳崩。得一磚。刻云。項氏伯無子。七女造塚。世人疑是項伯冢。史漢並云伯嗣子睢。非無子。酈氏之失。固不足辨。然必謂射陽石門。卽項伯墓。以意揣測。亦無所據。墓有二石闕。亡其一。其一存者。兩面畫各三層。翁氏王氏以爲二

石非程氏阮氏以爲一石是也。錢氏云右孔子見老子畫象二者其一指武梁祠堂孔子見老子畫象今在濟甯州學。故此畫爲第二。非謂此畫有二石也。其一石亡者。阮氏云寶應令沈之水中。案汪氏移碑時吳君春濛爲縣令。吳君訪得以告錢氏。其必知所寶貴。沈此石者必非吳君。未識何人。其尺寸翁王二家之說不同。汪君所言近是。然亦小有參錯。今以建初尺度之。石兩面皆長五尺五寸二分。寬二尺四寸五分。其陽文畫邊四面相距長五尺二寸。寬一尺七寸九分。陰文畫邊四面相距長五尺二寸四分。寬一尺九寸五分。其陰文第二層畫建鼓。桐籥之兩旁。如羽毛垂下。案詩有瞽崇牙樹羽。正義漢禮器制度云。爲龍頭。及頷口銜壁。壁下有旄牛尾。明堂位。周之壁。鬋注云。周人畫繪爲鬋。載以壁。垂五采羽。其下樹鬋于鬋之角上。案此象羽毛垂下。其爲旄牛尾無疑。然無龍頭。壁鬋。又不予籥端。而于籥傍。未詳其故。籥。附爲虎豹形。程氏據攷工記梓人。知爲羸屬是也。梓人云。以爲鐘簨。此鼓籥知亦爲虎豹形者。說文云。籥。鐘之柎也。飾爲猛獸。據此。知鐘鼓虞柎。皆飾以虎豹也。戴氏震考工記圖曰。羸者所以負籥。非爲虞下之柎。西京賦。洪鐘萬鈞。猛虓越越。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翹而騰驤。薛綜注云。當筍下爲兩飛獸。以背負。段氏玉裁說文注曰。靈臺有瞽。傳皆曰。植者曰虞。橫者曰柎。張揖注上林賦曰。虞獸重百二十萬斤。以俠鐘旁。俠同夾。此可見虞制。顏師古改其注云。以懸鐘。則昧於古制矣。廣韻引埤倉。鑠樂器。以夾鐘。削木爲之。與張注同。今本廣韻作形似夾鐘。則非矣。又考上林賦。檠飛虓。廣韻引正作籥。張揖曰。飛籥。天上神獸。鹿頸龍身。是長卿謂虞爲神獸。許謂柎虞皆飾以猛獸。說不同也。案籥。筍。柎。一字虞。虞。籥。一字戴氏。段氏謂猛獸

飾在栒下不在虬下。案考工記云。由其虬鳴。不云由其栒鳴。則謂在栒下。非也。西京賦及薛綜張揖所云。皆以虬爲神獸。與考工記及毛詩相背。不足憑也。廣韻引埤倉鑿樂器以夾鐘。謂虬爲兩植木夾一鐘。與詩禮合。非以虬爲神獸。不足以證張揖之說也。許謂虬飾猛獸。不謂栒飾猛獸。段氏申許。栒虬並言。牽合已說。非許義也。鼓左右隱隱有人形。當是鼓吏。惜其冠服之制不可見。第三層畫三人。一人剖魚。上有器。橢圓者六案。隸續載五君杯。梓文云。五君之旁。有捲各三。中圓上下橢。黃伯思云。圓者代梓。橢者代杯。案此則橢圓者杯。程氏所云。蓋本于此。杯上有形如牛首倒銜環。不知何物。剖魚人左一人手撫器。圓如規。其上交午畫。不知何物。程氏以午畫爲河鱗。又云。司酒。酒在罍。今畫象無罍。無以知其司酒。亦無以定其午畫爲河鱗也。此一人上有器。糲糊不可辨。其左一人執爨。人上器形方。竈上器形圓。文皆午畫。竹器也。詩采蘋。維筐及筥。傳方曰。筐圓曰筥。其筐筥歟。筥下有器。蓋罍屬。翁氏謂臚鼎。程氏謂鼎在旁。今畫無鼎形也。其竈墻爲五錢。連絡文。其猶今之竈墻。以草石灰和水。傅而畫之歟。其陽文第一層大鳥戴勝。程氏以爲鳳。又以爲孔雀。案異物志。孔雀頭戴三毛。以爲冠。左九嬪賦。戴綠碧之秀毛。是也。此鳥戴勝。非戴三毛。以爲孔雀。非也。山海經海內西經云。開明北。鳳凰鸞鳥皆戴。獸郭注。獸音伐。盾也。似此鳥爲戴盾之鳳。然蛇尾豹文。又復非鳳。案漢書武帝紀。元封二年。作長安飛廉館。應劭曰。飛廉。神獸。能致風氣者也。晉灼曰。身似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水經注。穀水篇。引灼說同。與此畫象正合。汪君以爲飛廉是也。第二層獸首銜環。案隸續沈府君神道左碑。大鳥戴勝。其下獸首若虎。而角環在口。已闕其爪。據之與此。

碑一層二層所畫絕相類。江原長碑一獸銜環。若虎有角。金恭闕旁有龍虎銜環。意漢人畫象多爲此形。程氏以爲門鋪。案漢書五行志中木門倉琅根。謂宮門銅鑲顏師古注。銅色青。故曰倉琅。鋪首銜環。故謂之根。不言鋪爲獸首形。哀帝紀孝元廟殿門銅龜蛇鋪首。鳴如瀉。曰門鋪首作龜蛇之形而嗚呼也。師古注。門之鋪首所以銜環者也。則亦非獸首形。劉君所云近是。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余見周紀鐘甬之中。央近下者。附半環焉。爲牛首形。而以正圓之環貫之。乃鐘之鈕。所謂旋蟲謂之幹也。考工記名之爲蟲。孟子名之爲蠹。劉君所言信矣。第三層一人左持盾右持刀。知爲刀者。釋名刀本曰環。形似環也。此兵本爲環形。故知是刀。程氏及汪君所云是也。案周禮五兵無刀。築氏所爲曲刀。書刀也。非兵器。孔叢子曰。秦王得西戎利刀。刀之爲兵。始於此歟。

朱士端宜祿堂收藏金石記今刻於彊識編

吾邑射陽多漢人古墓。此其墓門之石刻也。乾隆間始出土。江都汪容甫先生移歸其家。後四十年。厥嗣喜孫字孟慈。官戶部時。士端計偕入都。言於孟慈。請將原石送還寶應。今在城內東隅畫川書院振秀堂。是石畫象正面中層。下界筍虛上有人形。趺坐者。諸家皆未致及。士端案鄉射記云。命弟子升設豐。聶氏三禮圖云。豐作人形。戴杵爲戒。據此。知古人燕飲必設豐器。以示酒戒。此卽豐侯之豐也。許氏說文。豐字下云。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阮諶曰。豐國名。坐酒亡國。崔駰酒箴云。豐侯沈湎。荷譽負缶。自戮于世。圖形戒後。李尤豐侯銘云。豐侯荒謬。辭亂迷迭。乃象其形。爲禮戒式。觀此畫豐侯器形。蓋卽漢時說禮家制度。

足證其石爲漢刻無疑。武氏祠堂畫象，亦有列豐侯者。大興翁氏詩云：豐侯圖形見者誰。又云：我始訪得射陽碑，鄙見此條，暗與翁詩相合。惜翁氏未明據以考其實也。平津讀碑記謂：如今之佛座，赤身居其上者，何其未之審耶。下層左邊一人手執圓器，中爲疏布文者，當是其籩巾之類。所列鹿豕行竈等物，武氏前石室畫象，與此略同。又一石刻飛鳥獸首舞盾者，乃是其石之陰。翁氏分爲兩石，云其高與闊稍殺之誤矣。凡石闕本二，此闕汪君僅得一石，其一石沈之水中，遂失所在。鄉俗呼爲伯夷叔齊墓，疑卽沈水中之石。或云曾見有畫題夷齊象者，土人不知而譌爲伯夷叔齊墓也。又建鼓兩旁，有二人執椎擊鼓，其形今雖剝蝕，尚可辨明。惟豐器左右，亦各一人，隱隱似侍立狀。去豐步武較遠，各在石之邊界，人多置而不揭。余嘗屬邗上戴君彥生精搨全幅，但此二人漫漶已甚，存其形似而已。孫氏訪碑錄云：在江蘇江都，其時當未送歸寶應也。道光冬庚子，吾鄉同人有重修縣志之舉，屬余考訂金石時，於此畫象多所疏陋。茲者復加詳審，附於諸家之後，以質當世之講求金石者。今歲仲春，上元張容園徵君轉徙寓敝邑。夏四月，過訪訂交，見余拙著說文校訂本、考藏金石記等書，勸付梓人，願稿本繁多，鏤板無力，先就彊識編選數事，爲余校刊。又蒙謬許，此考豐侯器形，足補諸家所未備，檢入是編。余因系之以圖，俾考古者便于對勘焉。徵君甫到斯地，卽訪畫象，感賦詩一章，持以示余，遂附刻于拙跋後，以志其嗜古之勤。徵君又搜輯諸君考釋，彙爲一帙，將另鐫單行本，傳之同好，爰綴述之于此。余老矣，猶得同志友相與切磋，抑何其幸耶。歲在辛酉秋九月，旣望，朱士端銓甫識于吉金樂石山房。時年七十有六。

觀漢射陽石門畫象歌并序

張寶德

此石自汪容甫先生訪得後。金石家各有考證。茲不贅述。余嚮藏拓本。係儀徵吳君讓之所贈。其爲初出土之物。兩面完好。字畫分明。拓手亦精。較近時石之磨滅者。迥不相同。癸丑。吾鄉遭粵匪之亂。避難時。未暇攜出。因念江南所存漢石。僅校官碑在溧水縣學宮。屢經兵燹。想常燬去。惟此畫象。巋然獨存。甚可寶貴。丙辰之秋。余避地至淮安。道出寶應。下舟訪之。而未見。常以爲憾。今春轉徙斯邑。幸獲觀之。感而作歌。以紀其事。時辛酉三月三日。

江左貞珉漢代遺。僅有瀨水校官碑。昨遭兵燹再三次。未識存亡遠系思。厥後金陵天璽碣。三段復爲祝融滅。打本弄藏世所稀。我乃鈎鍍板又沒。惟茲畫象石全完。近出射陽之湖灘。諺傳墩有楚王墓。石門倒臥枕波瀾。一石沈埋一石起。長據慮僥尺倍蓰。上繪宣聖向老聃。並肖主寶相見禮。分書三列各題名。後執帛以弟子稱。峨冠山立衣楚楚。望之儼然敬心生。中央筍屨形隱約。下卽魚羞烹鼎鑊。其陰飛鳥獸銜環。一人舞盾勢磅礴。粵稽漢畫始武梁。濟甯石室開祠堂。帝王聖賢古事蹟。刻畫書識榜分行。鄱陽洪氏箸隸續。縮付梓人數十幅。秦室石闕孝堂山。餘多圖譜不勝錄。後獲此石兩面鑄。當補歐趙所未編。惜無年月何從考。疑與五鳳相後先。述學先生真嗜古。昇至江都快先睹。後來移置安宜城。卻似去珠還合浦。同觀旁刻姓名標。誰其書者安吳包。慟哉多歸道山路。皆余昔年文字交。諸子尙存延陵客。曩蒙手贈拓以墨。別久何時聯古懽。重論吉金與樂石。我今避地居是邦。賃廡言尋臬伯通。訪

求片石可與語。聊且慰我窮途窮。

右詩既成。就正于朱銓甫丈。遂訂金石交。因示余以畫象考。其于筭籥後。審爲豐侯器形。足補諸家所未備。是其平日熟習禮經。尤于漢學實事必求其是。故識見卓爾不羣。至考訓詁金石。猶其餘事耳。今夏屬余校訂其所著彊識編。付劄剛氏。因將此跋選入編中。欲待同志者先睹爲快也。附綴數語。以誌欽佩云。是歲秋七月二十又四日。寶德并識。

又案諸家所識畫象。語各不同。寶應劉楚楨先生。于眾說所漏者補之。其未確者。復糾正之。考據最爲詳博。可謂集大成矣。以無金石箸錄專書。編入其所撰寶應圖經。稿本甫成。而先生卽下世。其遺書爲令嗣叔僂文學恭冕謹藏待梓。祕不示人。今夏余過訪。請觀是書。遂舉以示余。因就抄此跋。合各家及朱丈所考者。附以拙作。彙爲一卷。擬刻而傳之。同好焉。八月朔日。寶德又識。時日月合璧。五星聯珠。舉世相傳爲瑞事也。爰喜而隨筆于此。